

就這樣,他每年從紐約到北京,從中國到美國,對許多人來說坐 16 個小時的飛機是很難熬的事情,對他來說就跟鬧着玩兒似的,彷彿只相當於 1 小時 6 分鐘。

這是他精神的一面,他還有另外的一面。1998 年我在美國坐過幾回他的車,真是服了。他能一邊開車一邊睡覺,閉一會眼,睜一會眼,但不迷路,也沒有出現過驚險場面。

這卻一直是我的一塊心病,一個挺好的人,熱情坦誠,急公好義,天天在高速公路上玩兒,這受得了嘛!如果我不知道也好,眼不見心不亂。

既親眼得見,就不能不勸,每次通信必先強調,開着車不得睡覺。但我知道,若叫他老睜着眼睛開車,恐怕也不比登天容易。可是這么多年過來了,他從未出過事,人越活越好,車越換越好。



冰凌與蔣子龍

那年我見他為中美作家交流的事貼人貼車貼錢,回國後就想聯絡一些企業界的朋友,為他搞一個基金。鑒於我缺少智慧,想不出一個好辦法解決跨國基金的諸多手續問題,這個設想遲遲不能兌現。

而冰凌自己在美國卻越干越大,被聘任?出版社的總編輯,編刊物,出書籍,漸成氣候。

他的生命軌迹就像他的體魄一樣,波瀾壯闊,驚心動魄。卻每每有驚無險,或化險為夷,遇難呈祥。這讓人不能不承認,他是文壇福將。

這也成全了他的幽默,他在人前從不逞口舌之快,不刻意幽默,偶有談諧也是溫厚寬和的。他的幽默是他的行為動作,他做人處事的風格,幽默在他的骨子裡,並不在他的舌尖上。他標準的表情卻是一本正經,可別人看到他覺得整個人都很幽默。

這得益於他的舒展和隨意。他的性格,他的思想,就像他的體魄,舒展而隨意地生長。舒展產生幽默,幽默便產生於自由。

他塊頭大,需要大的空間。所以他要出去,從東方到西方,從美國到中國,隨意折騰。生命需要陽光,自由是靈魂的呼吸,能營養幽默。

冰凌是個有傳奇性的作家。傳奇性成全了他的幽默,幽默也成全了他的傳奇味道。

4. 冰凌的“幽默工廠”

冰凌,當然是一個筆名。

不知他是由於體魄的原因,還是性格的原因,內心老有一團火,連冬天也喊熱,別人都穿上羽絨服,他還是短袖衫。至於其他的三個季節里,他更是經常大汗淋漓。就是這樣一個里外都熱,天天鬧熱的人物,名副其實叫“姜衛民”,卻偏偏取了“冰凌”這樣一個涼爽的筆名。熱喜歡涼,火渴望冰,很不和諧,又很和諧。相反相輔,相輔相成——正是這種表面看去的而不和諧,構成了冰凌的幽默。

他是個嚴肅認真的人,很少故意逗笑。只要一拿起筆,就開始講笑話。如:一青年工人找了個非常漂亮的女朋友,關係走到了關鍵的時候,女孩子提出要到他的工廠來看看。這也是一種考查,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一份牢靠而體面的工作。而小伙子的工廠偏偏經不住看,破舊臟亂,一看準吹。於是小伙子的夥伴冒充上級機關,給自己的工廠領導打了個電話,說某某日市里衛生檢查團要來……這還了得,全廠停產大搞衛生。

幾天後面目大變,煥然一新,姑娘來看過之後點頭不已,笑逐顏開……工業題材曾被作家們視若畏途。生產過程枯燥乏味,機器轟鳴,管道縱橫,淹沒了人物,給作家布下了一個個陷阱,經常是吃力不討好。大塊頭的冰凌,不愧是重量級人物,果然降得住沉重的工業題材,嘻嘻哈哈就把工廠變成了現代喜劇作坊。

國人中還有個很大的愛好——喜歡分東西。

所謂分東西就是白拿白要白揀便宜,不拿白不拿,不要白不要。這就要提到單位了,單位的效益好壞可從分給員工的東西上看出來。好的分電腦,分精美工藝品,差點的分桶油,分二斤魚。沒東西可分的單位,頭頭的壓力可就大了。有一年過春節,所有上班的人都從單位往家拿東西,作家協會是“清水衙門”,作家們看別人分東西眼紅,就讓秘書長無論如何也得要“意思意思”。秘書長問主席怎麼辦?主席說給每人分兩本稿紙,把稿紙上的格子填滿字就可以換錢,有了錢自己想要什麼再去買什麼。

一單位買來一批杯子要分給大家,免得用的時候拿混,就統一編了號。這下麻煩了,號有大有小,有單有雙,有吉祥號,有不吉利的號……誰該拿好號,誰拿大號?小號和不好的號

又給誰?有的主張依職務高低,有的要求按年齡大小,有的提出看姓氏筆畫,有的呼籲根據貢獻大,莫衷一是,爭執不下,為此還專門舉行了“全民公決”:最後乾脆不分。於是,天下太平。源遠流長的平均主義,讓人人都學會了斤斤計較。氣人有,笑人無,我得不到的東西你也甭想得到。五味俱全,別有深意。

某單位的大辦公室里只有一部電話,通過接電話可以看出所有人的心態。老接電話的是小跑兒,屬於辦公室里地位最低的,要不就是心里有見不得人的事,在等秘密電話,不能先讓別人接著。從來都是等別人給自己傳電話,那一定是屋子裡級別最高,架子最大,最拿得住尊嚴的人。好了,這一天辦公室里電話鈴聲響個不斷,大家都憋著勁誰也不接。到後來才發現,別的辦公室的人都抱著大西瓜。原來那響個不斷的電話是通知去分西瓜……

冰凌借分東西這現象,真是分出了中國特色,分出了另番意味。我也寫過“工業題材”,有一段時間覺得自己寫的累,讓別人看的也累。而冰凌筆下的“幽默工廠”,卻輕鬆曼妙,益智養心。

5. 冰凌筆下的小人物

一對都還沒有找著對象的大齡男女,相互嘲諷甚至對罵。越罵越尖刻,越尖刻越能深入人心……罵來罵去,兩人都罵出了情分,竟成就了一樁姻緣——這就是生活。真可謂“打是疼,罵是愛!”

中國曾經歷了漫長的時時處處人人要大講“階級鬥爭”的年代,培養仇恨,鍛煉罵功。然而,日子在罵聲中照過不誤,罵歸罵,該干什么還得干什么。詬罵甚至成了人們表達情感的一種很特別的方式,所以階級鬥爭搞了十幾年,中國人口也增加了十幾億。

可見,幽默的源泉不是歡笑,而是悲哀。馬克·吐溫就說過,天堂里沒有幽默。那么幽默就只在人間才有,只能發生在被各種矛盾和不協調所糾纏的凡人身上。如:老頭閉眼蹬腿了,弟兒幾個都盯上了那點遺產,卻又不願傷了表面和氣。大哥故作高姿態,其實提前做好了手腳。豈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,他的兄弟更早他一步下了手,又打了他一個伏擊……

西方的老套子是富家子弟遺遺產,東方則講究“家貧出孝子”。冰凌反其意,窮是一種惡,古代鬧饑荒可以人食人,窮瘋了父子可以相互算計,手足絕情,家里反,窩里斗。這就窮越斗,越斗越窮的道理。

或許又是因為窮,偷兒就特別多。一姑娘被小偷搶走了仿金項鍊,在後面緊追不捨,最後競一把從賊脖子上擰下了一條純金項鍊……

陰差陽錯,真不知道生活中是偷人的佔便宜,還是被偷的佔便宜?文革時期農村里有一句順口溜:“十個社員九個賊,你不去偷你怨誰?”當大家都去偷了,地里已經沒有什麼可偷的了。

城市里的大實話卻是:“那邊有個加拿大,這邊有個大家拿。”好吧,那就大家都去拿,拿誰的?當然是拿公家的。好吧,你拿我也拿,拿來拿去,所謂捧著金飯碗,銀飯碗的城里人,有一天



冰凌與莫言

突然發現自己下崗了……

妙吧?幽默是客觀的,機警的,又是意識危機的一種體現。發現了生活中的可笑之處,自然就掌握了幽默。它培養悟性,鍛煉腦筋急轉彎。冰凌的幽默小說,已經呈現出“陰性”特質——不隱逸晦澀,入世而溫厚,心無所垢,酣暢淋漓。

但,人是思索的,這就注定是憂鬱的,是悲憫的。

以深邃的談諧,傷感的玩笑揭示人生的遊戲性和相對性,是“沉鬱和批判的狂歡”。這樣的幽默完全構成了一種精神形式,可用以擺脫窘境,發泄人物被抑制的慾望。

科學家說,人類和動物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人類會笑。其實,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人最苦,所以才會笑。苦到底的人就只剩下笑了。有哀傷的人也會老笑。倘若無端發笑,那就成了傻子或瘋子。

幽默就是讓笑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和獨特的內容。冰凌的幽默小說是在響亮的笑聲中揭露生活中的乖訛和詭異,同時又以悠然超脫或達觀知命的態度待人處事,敞開口大笑總比憂

愁好,管他是病不是病!

冰凌傾注了對包括自己在內的人類事物變異的哀憐,並賦予一種內涵複雜的笑。越是具有獨特性,就越能強烈地突現。這就是冰凌幽默的魅力所在。

6. 冰凌幽默美國

冰凌小說里的美國,又是怎樣一番景致呢?

隨着境界的開闊,在他的小說視野里,人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大的幽默。

如《旅美生活》里老金,原是一個國內一家國營企業的車間主任,退休後到美國看兒子,被兒子留下來替他管理一個中餐館。老金完全用在中國當車間主任的那套辦法,管理美國的飯店,各種笑話就都出來了……飯店是開在美國,可飯店里的員工大多是中國人。雖是中國人,卻又都美國化了;說是美國化了,還都保留着中國人的許多傳統特徵……你想想會有多亂吧!

在員工的眼里,老金是老土,可這個老土轉眼又成了老闆……中國式的鉤心斗角不服美國水土,一群美國化了留洋人員遭遇了中國工頭的管卡壓,開洋葷,吃土驚,治老外,起內訌,種種衝突,各色表演,要多驚扭就有多驚扭,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。匪夷所思又妙趣橫生,一般人打破腦袋都想不到的事,在那個飯館里都發生了。

美國不是理想樂土,生活中原本就有許多驚扭,缺陷,扭曲,矛盾等等,這些都構成了冰凌式的幽默。幽默是人對智慧和文明的追求,對生活冷靜透徹的理解。人生充滿幽默,全在于作家能不能發現。

一個中國男人和一個美國女人住在同一個套間房裡(《同屋男女》),你想想會發生什么事情吧?你想得到的發生了,你想不到的也發生了。東西方倫理道德觀念的衝擊,不同的民族文化的碰撞,地域環境的差異,豐富了這部小說的特殊幽默意味。

幽默本就是智慧和性格的碰撞,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、激發和互補,才更能發揮幽默的最大能量。不同的人,靈性中的幽默感也很不相同。冰凌寫出了這種差異,表現了他情感和智慧的包容性和豐富性。

過去有這樣的說法:俗語近于市,織語近于娼,戲語近于優。中國有一部《古今笑史》,為明末的文學大家馮夢龍所著。他最初給自己的書命名為《古今談概》,曾自謙道:“子不見鴟鵂(八哥)乎?學語不成,亦足自娛。吾無學無識,且膽銷而志冷矣。事何不可深談?談其一二無害者,是謂概。”

他的好友梅之韻卻為“談概”做了這樣的解釋:老子雲,談言微中,可以解紛。然則“談”何容易!不有學也,不足談;不有識也,不能談;不有膽也,不敢談;不有韋韜鬱積于中而無路發掘也,亦不欲談。夫羅古今于掌上,寄《春秋》于舌端……

後來是李笠翁將此書定名為《古今笑史》。書是一部大書,每篇卻都很精短。拉來帝王將相,名士才子,隱逸高人,市井牙儉,演繹了一出出不同的笑劇。有令人捧腹的大笑,有帶著詼罵的怒笑,有含着眼淚的笑,有冷徹心腑的笑,有苦不堪言的笑……這應該是中國的第一部“幽默大全”。

直到又過了數百年,才由林語堂首先使用“幽默”這一譯名。中國現代文學也開始把幽默作為一種藝術主張加以提倡。冰凌的小說創作是以突出幽默性開始的,着意經營了近二十年,逸興壯思,不拘一格,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學氣象。

幽默的最高境界就是簡樸自然。冰凌幽默的魅力就在于簡樸自然,他的強大也在于簡樸自然。

7. 冰凌幽默自己

幽默是冰凌作品的特點,也構成了他人生的一部分,變成一種人生态度、處世方法和教養模式。他可以寫幽默小說,也可以淋漓盡致地幽默自己。

《中風》就是這樣一部作品,帶有很強的自傳性,也是迄今為止在冰凌創作生涯中佔據着重要分量的一部作品。我在剛讀到的時候有震撼感,小說的境界盪漾開闊,展現出一種更為深邃和複雜的新規模。但依然保留着他慣有的幽默性,只是幽默的包容性更大了,深度和品位也當刮目相待。

他的父親六十六歲時中風,醫生告訴冰凌,中風是遺傳病。不錯,他的祖父七十歲時先中風後自殺。一位能看手相的人說冰凌活不過四十歲。他自己卻說在三十八歲的時候就已經“中風”了——這一年他放棄了在國內的“兒子房子位子票子還有樂子”,來到了美國。他把來美國視為“精神中風”。

來是來,可來美國干什么自己並不十分清楚。有些事情干歸干,可干完了該不明白的還是不明白。這確有點“中風”的前兆,隨着對美國認識的加深,他的“精神中風”病不僅沒有治好,反而越益地嚴重了,需經常拷問自己:“我搞不懂為什麼來美國?是怎麼到美國的?記憶消失了線條,變成糊狀,很清楚的事實變成很模糊的問題。”

這正是典型的“中風”病的症狀。於是,他要證實自己沒有“中風”,就必須強迫自己對一

些常常糾纏不清的問題給出答案:“我出來是為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跟着就又否定了:“那你看完之後為什麼沒有回去?”我出來是想改變自己的命運。”別自欺欺人,實際是命運改變了你,把你推入生活的底層。“我想改變一下生活方式。”可在國內生存似乎更適合自己……“我出來是為將來兒子能出國留學開路搭橋。”你自己的心里很清楚,這種解釋是很牽強的。“那么我出來是為掙美金,一圓淘金夢。”那你為什麼又整天忙於中美文學交流,用老百姓的話說叫“賠本賺吆喝”。問來問去也問不出滿意的答案,沒有答案生活就更具懸念。所以他的生命軌迹就像他的體魄一樣,波瀾壯闊,驚心動魄,卻每每有驚無險,或化險為夷,遇難呈祥。於是也就成全了他的幽默。

這還跟他的性格有關,喜歡舒展和隨意。他塊頭那么大,性格和思想又要舒展而隨意的生長,自然就需要更大的空間。所以他他要出去,從東方到西方,從美國到中國,隨意折騰。舒展產生幽默,幽默產生自由。生命需要陽光,自由是靈魂的呼吸,能營養幽默。

他是個自由隨意的人,在人前卻不喜歡逞口舌之快,不刻意幽默。偶有談諧也是溫厚寬和的。他的幽默是他的行為動作,做人處事的風格,幽默在他的骨子裡,並不在他的舌尖上。他標準的表情卻是一本正經。可別人一看到他這個人,就覺得很有意思,他越是一本正經就越是有意思。

2002 年秋季,《今晚報》在天津舉辦過一個大型國際華文媒體討論會,開幕當天的《今晚報》上刊出了冰凌的大照片,氣勢整肅,儀表堂堂。在此前一天的《羊城晚報》也刊登了一整版介紹他的文章,因此讀者都把他當成了大人物。可那晚他扎在一群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作家中間,仍是無拘無束,海闊天空,神清氣爽。

這般舉重若輕,大開大合,你說是簡單,還是複雜?冰凌是個有傳奇性的作家,傳奇性容易成全幽默,幽默又增加了他的傳奇味道。

達觀、幽默,已經形成他的人生觀。能從容對待他人和日常生活中的困擾,寬和自信的幽默感又給了他忍受艱辛境域的精神力量。



蔣子龍

(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、著名作家)

冰凌簡介

冰凌,本名姜衛民,旅美幽默小說家。祖籍江蘇海門。1956 年生於上海,1965 年隨家遷往福州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畢業。曾任《法制瞭望》雜誌編輯部主任。1994 年旅居美國。現任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、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、紐約商務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、國際作家書局總編輯、《紐約商務》雜誌社社長、《文化中華》雜誌社社長、《國際美術》雜誌社社長、海外華文媒體協會榮譽主席、杭州冰凌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、福州大學客座教授、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、兼職教授、福建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、河北美術學院終身教授、浙江中華文化學院客座教授、陽光學院客座教授等。1972 年開始小說創作,主要從事幽默小說創作與研究,出版《冰凌幽默小說選》《冰凌自選集》《冰凌幽默藝術論》《冰凌文集》等著作。

社長:冰凌  
總編輯:欣聞  
副總編輯:白玥 程挺松  
本期責編:程挺松 白玥

